



方丽清，公司职员。

2020年1月20日 腊月二十六

年的气氛愈发的浓郁起来。
孩子们放假了，远方的弟弟也准备携家带口回来陪老爸老妈过年，妈妈晒好了被褥，我准备了腊排骨、茅香粑，都是弟弟的最爱。大家都在忙，忙得一团喜气，在忙碌里感受着欢乐，在忙碌里期盼着团聚。“团栔儿女，尽情灯火照围炉”，就等着大年三十的团圆饭了。
突然的，有新冠肺炎的坏消息蹦出来。
弟弟下午电话回来，说小宝这一阵体质不太好，就不回来了，爸妈很有些失望。其实弟弟的高铁班次途经武汉站，他已经在担心路上人多，

春节札记

方丽清

担心有被传染的可能。
会怎样呢，不会怎样吧？不止我，家人朋友都这么想。但空气里依然能嗅到那份不安的气息。

2020年1月22日 腊月二十八

只一夜，新闻媒体以及朋友圈，铺天盖地的，全是肺炎的消息，觉得离我们很远又似乎离我们很近。

晚饭的时候，阴雨绵绵。
有人敲门，砰砰砰，很急。心里有点纳闷，这个点了，谁呢。原来是楼长老严，戴着口罩，拿着表格让我登记。看了一下，主要是对武汉回来以及去过武汉的人进行登记。从表格看，我们楼道就有一例，孩子在武汉读书，放假归来。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，从阳台伸了头往下望，说不出的感觉。

好像恐惧一下子有了具体的形象。

2020年1月24日 除夕

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春节拜年聚会传统，真的说停就停下了。

老爸上午在家庭群里说：“今年我不想到乡下去拜年，因乡下务工返乡人员较多，这对防控疫情不利，但你妈反对。你们都跟你妈说说，跟乡下的亲戚说清楚，我想他们会理解的。你们的意见怎样？”

我们在群里第一时间声援老爸，不过心里还是忐忑于老妈的固执。你和她说话，兜兜转转的说了半天，慢慢的就要说通的样子，正欣慰着，突然她话锋一转，又绕回去了，得，白说。为这事，我们是既怕老妈，又佩服老妈，怕她的固执，佩服她的执着。何况，这次说的又是拜年的事。突然想起张爱玲说过的那句话，“太难来时口燥舌干。”

果然，不出所料。老妈说我们小题大做，坚持要去。

我们急，又不能太急。

我们跟她说这病的传染性，跟她说聚集的可怕性，跟她说老家已有人响应电话拜年了，给她看本省启动一级响应的文件，给她看岳西疫情防控指挥部倡议书……终于，老妈叹息一声，只能同意，给老家一一打电话，她觉得抱歉极了，虽然她是长辈。

电话铃、手机铃陆续响起，辞年的，拜年的，今年电话格外多。

这时候，来自各方的医务工作者，正逆行出发，驰援武汉。

2020年1月25日 正月初一

大年初一，阴，冷。街上很静，院子里只有两个娃娃在放焰火，吡吡啪啪的。

钟南山院士呼吁：“解决疫情最快、成本最低的方式就是全中国人

民在家隔离两周，这样对全国经济影响最小，对生命健康最有利。强烈建议全国人民都在家过春节，不要走亲访友。不是人情淡薄，是生命第一。”

心慢慢踏实。大家都听话，安安静静在家待着。

河对岸的红绿灯雨雾里亮闪闪的，就像灰色天空下的两只鸟儿。

钟院士是我的偶像，2003年，他在，2020年，他又在。

鲁迅说：我们从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掩不住他们的光耀，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

钟南山院士以及很多一线的医生们，他们，何尝不是此时的脊梁。

2020年1月29日 正月初五

好久没见到阳光了，终于天晴，明明知道不能出去，不该出去，可抵不住阳光的诱惑，似乎春日迟迟。河边沙洲许多的白鹭鸟也感知着好天气，这里那里的落着许多，两只白鹭拍着翅膀追逐，叫着，起起落落。小城中心的十字街口静静的，年的气氛在那一溜挂过去的红灯笼上，大红灯笼高高挂。

总有人问：“这个世界会好吗？”

梁漱溟先生曾说：“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。”

每个冬天的句点都是春暖花开。



张驰，曾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安徽日报》《安庆晚报》《江淮》、新华网等多家报刊、网站发表新闻、通讯和文学作品。现为安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。

在我桐城老家，流传着一句俗语：“掌灯贴门对，来年有福气。”老家人把春联叫“门对”，除夕那天，家家户户掌灯之前，都会在自家房屋的大门上贴上红红的门对。

本村有一位桂姓老先生，据说是秀才出身，旧时教过私塾，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春节前，村里人都去向他讨要门对。老先生对于登门讨门对的人，从不拒绝。我刚上小学一年级的那年腊月二十八，父亲第一次带我到老先生家。老先生家堂屋里挤满了前来向他讨要门对的人。父亲只好站在别人后面排队等候。

掌灯贴“门对”

张 驰

我从人群里钻到老先生写字的桌边。因为离得很近，我看得真切。只见老先生把亲手裁好的红纸铺在桌上，用一把厚厚的木尺（后来才知道叫镇纸）将红纸抹平，而后提起一支粗大的羊毫，蘸上墨汁，在砚台上轻轻地拭几下，便在红纸上落笔写字。老先生写字像习武之人在运气，双腿叉开，凝神屏气，悬着的手腕时不时地抖动几下，一副门对一气呵成，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力道，旁边看的人都啧啧称道：老先生的字写得有劲。我并不知道鉴赏字的好坏，只是喜欢看老先生写字时的运功架式。门对写好放置一边，等墨汁晾干，便被人取走。

看父亲在一边等得久了，我忍不住冲着老先生耳朵边喊道：“桂先生，该轮到我家了吧？”听我这一叫喊，老先生把眼镜往下拉了拉，低头从眼镜框上方瞅了瞅，这才注意到桌子边上的我。“你是哪家的？”我将手指指站在一旁的父亲。老先生顺着我的手指，看到了站在人群外的我父亲，笑着点了点头，随即，龙飞凤舞写了副大门对，让我拿到一边去晾干。

除夕这天吃罢中饭，父亲带着我和弟弟上过祖坟，便开始贴门对。没读过几年书的父亲不知哪是

上联哪是下联，思忖了半天，把自认为是上联的那幅涂上浆糊，父亲牵门对上沿，我牵下沿，弟弟在一边看定位，待弟弟说“好”，我和父亲便协力将门对贴在门上，抹平纸面，粘紧。上联贴好了，贴下联。厨房里，妈妈正忙着卤猪头，这可是那个年代老家人过年必备的一道大菜，喻意“鸿运当头”。腌制过的猪头经过一下午的熬制，刚好这个时间点出锅，一时间，屋子里弥漫着咸猪头肉诱人的香味。妈妈见我和弟弟在一边看着眼馋，便把剔好的猪头肉往我们每人嘴里塞上一块。咸津津的猪头肉在我的嘴里刺激着我的味蕾，让我瞬间体会到什么叫齿颊留香。

大年初一，老家人有串门拜年的习俗，门对也成了每家每户的“门面”。早饭后，一位堂哥来我家拜年，刚走到家门口，就说我家的门对贴得不对，上下联贴反了。这事不脛而走，父亲脸上很没光彩。翌年春节前，父亲让我单独到老先生家讨门对，嘱咐我一定要把上下联问清楚了。老先生大致也听说了去年我家大门对贴反了的事，在给我家写门对时，主动教我按时间、空间、语言习惯及字调平仄区分上下联的方法，我若有所悟。这年除夕贴门对时，我很快分辨出哪是上

联哪是下联。这之后，我家就再也没有闹过门对贴反的笑话了。

因为这事，我对老先生产生了不少敬意和亲近感，除了春节前上老先生家讨门对外，平时放学归来，有空就上老先生家玩，看他写字，听他讲典故。老先生也不嫌烦，有空就教我写毛笔字。从握笔到起笔、运笔、收笔，细致入微。他告诉我，写毛笔字，不能只看局部，也要看整体，看大势，写字和做人是一个道理。从老先生处，我还弄清了在我老家，“掌灯贴门对”既有驱灾辟邪、迎新纳福的意义，还蕴含“立信”一说。邻里间日常借点钱物，难免有记不起来还的，除夕这天晚点贴门对，是尽量多留点时间给别人上门取回，以此表明信誉。

记不清是哪一年，老先生过世了，当时村里人都为失去这样一位乐于送人门对的老人感到惋惜，我更为失去一位良师而伤感。每当除夕贴门对时，我都不由想起老先生。

白驹过隙，不知不觉迎来了庚子年春节。尽管除夕这天村庄里笼罩着新冠病毒疫情的阴霾，大家相互发信息提示今年不串门、不聚会、不拜年，但老家人仍然保持掌灯贴门对的年俗。母亲带着儿媳们在准备年夜饭，我带着孩子们贴门对。“和和美美幸福家，平平安安吉祥年”，满头白发的父亲站在大门前念叨着，祈愿千家万户幸福吉祥。

